**乔治·佩顿博士，《圣经翻译》，第 15 节，**

**翻译和交流中的挑战、  
语言问题、未知的想法**

© 2024 George Payt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关于圣经翻译的教学。这是第 15 节，翻译和交流中的挑战、语言问题、未知的想法。  
  
现在我想谈谈另一个翻译挑战。

这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的结合。它涉及如何翻译未知的想法。未知的想法是圣经中存在的事物和概念，但不一定存在于其他文化中。

由于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概念、这个事物、这个对象在目标语言中没有出现或不存在，那么如何有效地传达这些信息就很有挑战性。所以，在翻译这些术语之前，我们需要发现这个词的意思，也许它有不止一个意思。那么，这些含义在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中是什么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来找出这个术语的含义。

这可能是一个深入的过程。它可能涉及双方的大量研究。它涉及查看圣经中出现该词的经文，找出不同的含义，然后确定哪种含义触发了某一节经文而不是另一节经文。

请记住，我们总是说单词的定义取决于其出现的上下文。你不能说它在所有意义上都意味着一件事。例如，如果我们想到房子这个词，房子，希伯来语中的房子这个词被翻译成希腊语，我们就得到了大卫之家。

意思是大卫家族。你们有以色列之家。意思是整个以色列民族。

在使徒行传 16 章中，腓立比狱卒和他的家人得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家”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他的家人、他的仆人、在那里的每个人。所以这就是家庭。

因此，每个词都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在研究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的这些词时需要牢记这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它们有不同的意义，我们需要知道何时触发一个词，而不是另一个词。

以下是我们在《圣经》中发现的一些未知思想或概念的例子。植物和动物、树木种类、水果、园艺作物、植物、绵羊、山羊、骆驼、驴、马、熊、狮子和各种鸟类。这是一组。

地理构造包括湖泊、海洋、海、山脉、沙漠、森林和荒野地区。例如，如何向生活在丛林中的人解释沙漠？这就是这些具有挑战性的原因。天气或季节、雪、冰、冬天、夏天。

就像我说的，在奥尔玛，我们有三个季节：炎热季节、较热季节和最热季节。但实际上，在肯尼亚，有一个旱季，然后会下短时间的雨。然后是旱季，然后会下较长时间的雨。

因此，我们称之为长雨季和长旱季，短雨季和短旱季。这就是我们在东非发现的周期。当有冰雪和冬天等所有这些东西时，你会做什么？重量和尺寸、腕尺、斯塔迪亚、安息日散步、奥默尔。

天哪，读路得记，当路得和波阿斯晚上见面时。然后它说，脱下你的披肩，我会给你一些谷物。它说他为她量了六颗。

经文里没有说六什么？我们不知道是六个奥默尔还是六个，是伊法吗？六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当他们在卡纳参加婚礼时，玛丽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我的时辰还没到。

她说，他让你们对仆人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他告诉仆人，好的，把这六口石缸装满水。然后它给了我们一个数量。

然后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重量和尺寸。好吧，钱，谢克尔，第纳尔，塔兰特。塔兰特也是重量的衡量单位。

你有共同的文化事物，称重的秤，犁，磨石船，帆舵，盾牌，箭和头盔。然后你有皇室，国王，王后，王位。你有百夫长，你有州长，你有军队。

有宗教术语，祭司、圣殿、利未人，所有这些。其他一些未知概念是抽象概念，如希望、信仰、圣洁，甚至上帝这个词。因此，确定含义需要了解该术语所属的文化领域。

每种意义都属于不同的领域。就像我们所说的，当你有一种房子的意义时，如果你说他们去了彼得的家，那就是他住过的房子。所以，这是一个关系参考框架。

如果你说大卫之家，那就是一个不同的参照系。因此，这个词的每个含义都会触发不同的画面，不同的参照系。一旦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下一步就是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个目标语言中得到哪些可能的单词。

我们希望确保目标语言中存在足够的语义重叠，并且源文本中存在足够的意义元素。而且，翻译没有固定的方法。我们将为您提供建议的原则或最佳实践，您可以在尝试翻译时应用这些原则或最佳实践。

好的，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描述性短语。因此，对于犹太教堂，您可以使用祈祷室。寺庙和犹太教堂，寺庙和犹太教堂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这座寺庙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他们献祭动物的地方，而以色列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酵母，当我们试图将酵母翻译成 Orma 时，我们遇到了这个麻烦。因此，我们想出了一种能让面包膨胀的粉末。

最后，我们和人们交谈，他们说，好吧，我们只是带来了这个斯瓦希里语单词，Hamira。于是，我们就说，Hamira。现在，当你考虑翻译这些词时，请记住这个概念：语言就像水往下流。

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就需要走阻力最小的路。所以，人们最容易使用的东西，他们最终可能会使用。所以，如果你给出这么长的解释，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为什么不借用斯瓦希里语的一个词就完事了？对不起，我们为什么不借用斯瓦希里语的一个词就完事了？好吧，你不想用一个长表达来描述这件事，尤其是如果它被反复使用的话。

第二件事是，如果你的语言中没有特定的术语，我们会尝试使用通用术语。那么，撒该爬上了什么样的树呢？他爬上了一棵桑树。有人真的知道桑树是什么吗？他爬上哪棵树真的很重要吗？就传达信息而言，可能并不重要。

所以，如果你的语言中没有桑树这个词，那么他做了什么？他爬上了一棵树。撒该爬上了一棵树。我们并没有剥夺经文的含义。

当我们研究《创世纪》第 1 章时，我们在《俄耳玛》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它说所有带种子的树木和植物以及所有这些其他东西，我们只有一个词来表示树木。我们甚至没有一个词来表示植物。我们没有一个词来表示灌木丛。

我们只需要说一棵树。大树、小树。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因此，我们只是使用了通用词树。好吧，使用特定术语而不是通用术语。因此，如果他们对通用词有疑问，那么您就不得不选择该语义域中的一个词。

因此在马可福音 6:39 中，当耶稣喂饱 5,000 人时，他让他们一组一组地坐在青草地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们正在与翻译顾问交谈，他们说，那是什么草？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没有草这个词。

我们有这种草和那种草。我们有大约 10 到 15 种不同的草。嗯，我不知道。

那么，它看起来怎么样？摸起来怎么样？嗯，它是绿色的，这意味着它是新鲜的。最近可能下过雨，所以坐在上面可能很柔软。他们不想选择草，这意味着草里有刺，因为你坐在上面就会走，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会。

所以，他们必须从 10 到 15 个单词中选择一个。他们必须选择一个表示一种坐起来很舒服的草的单词。所以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再次，还记得我们在另一次谈话中说过的话吗？有时，在翻译中，我们会尽量接近原文，但有时，接近原文就足够了。我们不会从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事中拿走任何东西。这不会破坏经文的含义。

我们受到语言限制的限制。另外，如果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这个词，另一种选择是使用类似的词。所以，如果你去巴布亚新几内亚，魔鬼像狮子一样四处游荡。

抱歉，狮子是什么？我们没有狮子。因此，你怎么说？他像危险的动物一样四处游荡。如果你说危险的动物，通常是指攻击其他事物（包括人类）的动物。

当你使用比较时，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度，因为比较试图描绘出一幅文字图画。因此，在《启示录》中，使用了“白如雪”这个短语，指的是耶稣光芒四射的时候。在《奥尔玛》中，他们会说“白如牛奶”，因为那是每个人都知道的白色，这是白色标准，某种东西。

所以，你使用在那个文化中非常白的东西。好的，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所以，在东非的班图语中，没有上帝的通用词。

他们有祖先的灵魂，也有某些地方的神灵，在我们所接触的东非语言中，他们崇拜乌龟、河流、太阳等。每个部落对他们所崇拜的神灵或神祇都有不同的名字。我和语言团队进行了交谈，我说，那么你们这里对上帝的称呼是什么？哦，这是我们所崇拜的东西的称呼。

我说我对此不太满意。我们身边还有另一个翻译团队，他们说，好吧，我们的语言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那你们该怎么办？斯瓦希里语中表示上帝的单词是mungu 。尽管这些其他文化可能说也可能不说斯瓦希里语，但他们至少知道这个词，因为基督教在东非的传播。

因此，尽管斯瓦希里语不是主要语言，他们仍然知道mungu的意思。他们知道mungu的意思是至高无上的神，而不是任何其他神。因此，为了避免说上帝是乌龟或上帝是你崇拜的河流，他们改用mungu ，这样就消除了所有歧义。

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不得不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一个词。好的，还有其他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词的例子。好的，坦桑尼亚的 Kinga 语言，我们与他们合作过，他们住在山里。

在那个山区，他们最大的水体是溪流或河流。所以，他们不知道大水体是什么。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这个词来形容它。

幸运的是，就在金加地区外面，有一个大湖，他们是住在湖边捕鱼的人。所以他们知道湖是什么，因为他们见过它。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这个词，但他们知道那是什么。

所以，他们最终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了“湖”这个词。他们能用斯瓦希里语来表达吗？可以。但是这种语言更接近他们，并且与其他语言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更有意义。

而且听起来不那么陌生，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词，因为另一种语言就在隔壁，他们知道对方的语言和词汇。好吧，所以很难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来翻译或表达犹太教堂、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地名。洗礼这个词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

我们能翻译出它的意思吗？浸入水中还是浸泡？浸没？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时会怎样？当我们受洗归入圣灵或受圣灵洗礼时会发生什么？因此，我们看到像洗礼这样的词语与所有这些宗教和精神概念有关。因此，仅仅翻译它的含义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你会失去所有其他内涵和精神含义。因此，圣经传统，从第一本英文圣经到现在，圣经传统，甚至在其他外语中，他们倾向于从希腊语音译这些词，甚至不从英语中借用它们。

嗯，在英语中我们使用洗礼这个词，所以这是音译这些词，借用这些词，音译和解释法利赛人比试图想出一个长短语来解释什么是法利赛人更容易。所以，我们试着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传达这些词。关于从另一种语言借用一个词，还有更多的想法。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借用太多。

与斯瓦希里语相似的班图语真的能借用一堆斯瓦希里语单词吗？当然可以。但会发生什么？翻译听起来很陌生。这不是我们的语言。

这不是我们的语言。如果你谈论的是未接触福音的人群，或者有很多非基督徒开始阅读圣经的人群，他们会说，这不是我们的语言。当他们说这不是我们的语言时，他们还会说什么？我们不想读这本圣经。

因此，整个可接受性就下降了。他们不接受圣经，这意味着他们不接受福音。他们因为翻译中使用的语言而拒绝福音。

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不同意圣经的教导，而是因为圣经本身，他们可能甚至没有书，也许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当你翻译它时，你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们避免使用外来词汇。拒绝圣经和福音，实际上就是拒绝上帝。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用太多对他们和他们的语言来说听起来很陌生的外来词，阻碍了他们与神建立关系。我们想避免这种情况。我们真的需要小心不要引入太多外来词。

因此，选项五有点像盐。你把它撒在食物里，但不要放太多。第六，你在哪里使用目标语言中的单词并重新定义它？因此，在希腊语中，他们有三个表示爱的词，eros、 phileo和 agape。

而根据我所做的研究，我了解到 agape 一开始并不那么常见。它在《新约》中以独特的方式被使用，表示无条件的爱。在当时的希腊语中，它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点，但它在《新约》、耶稣的口中、保罗的著作等中都有使用。

所以，它就具有了上帝之爱的含义，即上帝不偏袒任何一方。他不会偏袒犹太人而偏袒希腊人。他不会偏袒外邦人、西徐亚人或自由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但福音是为所有人而存在的。因此，上帝对所有人的爱都蕴含在“agape”这个词中。因此，它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意义，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纵观历史，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如今已被人们接受。好吧，在奥蒙德，我们在翻译《创世纪》时遇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问题如下。

我们试图说，我们如何才能传达亚伯拉罕建造祭坛并献祭的信息？于是，有人告诉我，我们建造了这个神圣的地方。这个神圣的地方，你可以进去，你可以祈祷，动物不能进去，孩子也不能进去。你只能进去，你可以祈祷，你可以敬拜上帝。

所以，我说，也许我们可以用它。问题是 Mahala 是一道小栅栏。它比这张桌子大，但周长约五英尺。

你把木棍插在地上，这就是你的栅栏。它有一个开口，上面没有门。你从开口进去，你就在这个栅栏区里，你可以坐下来。

它很小，但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圣地。

于是我们说，好吧，我们试试吧。但是我们在翻译的《创世纪》后面放了一张图，并说，这就是玛哈拉的样子。它是一堆石头，未经切割的石头，你可以在上面献祭动物。

然后你点燃动物的木柴，把它烧给上帝。他们明白了这个概念。他们知道祭祀。

他们知道要用火焚烧动物来祭拜上帝。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重新塑造了 Mahala 这个词。第七，创造一个新词。

你会想，这太激进了。其实不然。自从计算机和技术出现以来，出现了多少新词？数据库、硬盘、鼠标。

我们重新定义了“鼠标”这个词，使其表示鼠标。那么“文本”呢？短信是随着手机的出现而出现的。而“文本”则表示书面文件。

所以，今天你仍然可以谈论文本。报纸上的文字就是这么说的。但它本身就意味着你通过手机与他人交流的信息。

当你使用电脑时，它叫什么？电子邮件。又一个新词。电子邮件代表什么？电子邮件简称为 email。

我们创造了所有这些新词。还有俚语，如 frenemy、hangry 等等。他们每天都会创造新的俚语。

新词有时可以帮助填补目标语言圣经中的空白和概念。然后，你需要用教导、脚注、解释等来填补它的含义。而 KJV 最初主要受到威廉·廷代尔的影响，创造了一大堆新词，因为他们没有词。

于是他们想出了耶和华、逾越节、赎罪、替罪羊、施恩座、陈设饼。他违背了当时的宗教权威。他没有做忏悔，而是使用了悔改这个词。

忏悔意味着你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向上帝表示歉意，无论它是什么。但他说忏悔是内心的问题。你可以不做任何身体上的事情来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引入了这一点，并加以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情在教会之外的正常语言和正常文化中变得正常、规范，甚至正常。因此，引入目标语言圣经的新词，可以通过教会、基督徒以及教会之外的使用而变得普遍。

最后，你可以结合使用这些方法，至少一开始可以偶尔这样做。但如果这个词不常用，那么你可以使用其中一种不同的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将描述性短语与借用词一起使用。

因此，如果您使用犹太教堂这个词并音译它，犹太教堂和祈祷室，或者您在文本中看到犹太教堂，那么它有一些构成，顺便说一句，当您音译一个单词时，它必须符合语言中存在的声音。因此，在斯瓦希里语中，他们在每个单词的末尾都放一个 I，或者一些元音，所以它是sunagogi ，犹太教堂。所以你说犹太教堂 A，祈祷室，mahala 代表orma ， mahala 代表祭坛，mahala kama ，献祭的地方，或向上帝献祭的地方。

这是一种可能的组合。另一种组合是使用描述性词语、描述性短语和新词，也就是你想出的新词。我们再次提到，你可以使用脚注和词汇表。

你可以制作一本圣经小册子，里面有一些小图片，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眼中的骆驼，你可以展示它的大小和样子。任何你能用到的东西，比如词汇表，都可以增强读者的理解，让他们知道圣经在说什么。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正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激进的事情，把这本 2000 多年前的古书传给一群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人。

他们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他是谁，他做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这样做。所以，他们需要我们给予尽可能多的帮助，以便他们能够理解圣经中的这些事情。所以，有很多翻译的选择。

这个过程是与教会一起进行的，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有时你会尝试一下，看看人们能理解吗？他们觉得舒服吗？教会领袖接受吗？他们在布道时会使用吗？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一个非常好的评估工具。教堂里有人用这个吗？牧师在布道时用什么？如果它真的不起作用，真的不合适，那么你们就一起讨论，说，好吧，让我们想一些不同的选择，一些我们可以传达这些未知的想法和概念的其他方法。所以你在翻译，但你不断地重新审视其中一些问题。

有时，你不必重读；有时，你必须重读。就像你翻译完整本《新约》后回去校对一样，你还要从头到尾校对整本书第二次或第三次。关键术语也一样。

这些未知的想法也是一样。最后，在这次演讲中，我们讨论了未知的想法，但没有涉及很多其他我们本可以涉及的术语。时间不够了。

而且它要复杂得多。比如什么？上帝、圣灵、圣洁、信仰、天使和魔鬼、神圣化、正义、赎罪等等。翻译这些词的过程意味着你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圣经的世界、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世界，了解那些语义域是什么，一起出现的词语的范围是什么，如何真正理解相同域中相似词语之间的相互作用，然后这个域与之匹配的域是什么，我们如何选择能够承载我们想要传达的大部分含义的词语，或者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新词，或者我们必须有其他方式来解释这个概念。

所以，这至少是我们翻译这些未知想法的一个小尝试，我希望这对你来说是一种祝福。谢谢。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关于圣经翻译的教学。这是第 15 节，翻译和交流中的挑战、语言问题、未知的想法。